

感悟集

范家永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感 悟 集

范家永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悟集/范家永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81114-086-1

I. 感... II. 范... III. ①中国医药学—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R2-53②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073 号

感 悟 集

范家永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建设北路二段四号)

策划编辑: 谢应成

责任编辑: 周元勋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5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1114-086-1/G·39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 (028) 83201635 邮编: 610054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序

“人类最高的道德是什么？那就是爱国主义。”（拿破仑语）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参加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都是爱国主义者。虽不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却都是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建言献策。我所认识的范家永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尽管他曾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不公正对待，经历了21年的“改造”生活，身心受到重大伤害。但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后，他的拳拳报国之心丝毫未减，一面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在图书情报和教书育人岗位上做出优异的成绩，多次获奖；一面参加民盟活动，积极参政议政，同样做出突出的贡献，多次被省、市盟组织评为先进。这充分证明：挫折是人们的生活教科书，逆境是达到真理的一条通途，苦难对于能干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思想上的压力，以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奋发向上的兴奋剂和激励因素。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拼命工作，干一行钻一行，干一行精一行，只为了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能经受挫折、打击，以至痛苦的考验，并一如既往地保持旺盛精力，忠心为国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范老师已年满80高寿。为了纪念他坎坷一生，他从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教学改革、参政议政方面所写的众多文章中精选出一部分，汇集成《感悟集》出版。从中可以看出：范老师涉猎广泛，博学多才，不仅学术论文有一定深度，而且在参政议政中能提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并能积极思考，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措施。范老师多年来在四川民盟中有口皆碑，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好盟员。

在祝贺范老师 80 华诞之际，对《感悟集》的出版，乐为此序。
并衷心希望他善自珍重，健康长寿。



范正述

(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委主委；四川省
政协副主席、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序

第一篇 人生之路

八十自述 /2

- 一、历经坎坷的成长过程 /2
- 二、参加民盟参政议政 /12
- 三、为扩大中医药对外交流而努力 /15
- 四、我的家庭生活 /20
- 五、人生感悟 /24

第二篇 文稿集粹

一、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 /27

- 1.《文献通考》与古文献学 /28
- 2. 文献的开发利用与文献工程 /35
- 3. 信息·知识·情报的发展与文献检索 /47
- 4. 中医古籍检索的特色 /55
- 5. 掌握中医古籍纪年(月、日、时)知识 /68
- 6. 不是一而是 /81
- 7. 书的愿望 /82

二、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 /83

1. 大力推行创业教育,促进高教改革深入发展 /84
2. 知识经济呼唤高校创新教育 /96
3. 切实转变教育思想,推进高校创新教育 /105
4. 全面推行主体教育,促进人的创新能力 /107
5. 是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时候了 /112
6.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步履维艰 /118
7. 高等教育要适应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需要 /126
8. 加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之我见 /132
9. 狠抓德育工作,加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 /135
10. 必须大力推进教育结构体系改革 /139
11. 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要适应市场的需要 /144
12. 民办高教,必须立法 /152

三、中医学·中医软科学 /156

1. 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 /157
2. 中医平衡观 /167
3. 中医的理论思维和中西医学的异同 /175
4. 中医软科学研究 /182
5. 国外学者对中医研究工作的述评 /195

四、统一战线·参政议政 /202

1. 参政议政是基层民主党派组织的首要任务 /203
2. 监督是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 /209
3. 基层建设的辩证法 /215
4. 民主党派在高校中的地位与作用 /222
5. 打鼓要打到点子上 /227

五、专题调研 /231

1. 加快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 /232
2. 加快劳务输出产业化,使劳务开发迈上新台阶 /243
3. 整合教育资源,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 /256
4. 三资企业生命力何在 /266
5. 熟练技术工人是最宝贵的财富 /270
6. 西门子公司的人才观 /273

六、台港问题研究 /276

1. 洗雪百年国耻,迎接香港回归 /277
2. 史良痛斥“治权换主权”论 /284
3. 明天香港更美好 /285
4. 从两德统一想到祖国统一大业 /289
5. 中秋佳节话情谊,盼望祖国早统一 /293
6. 玩火者必自焚 /296
7. 陈水扁上台是李登辉一手造成的 /301
8. “台独”之心不死 /304
9. 陈水扁不光彩当选,穿着防弹衣强行就职 /308
10. 台湾地方选举引起重大政治风暴 /313

七、杂文·随笔 /319

1. 诤友析 /320
2. 闲话监督 /322
3. 改革开放与胆识 /324

4. 爱国主义与忧患意识 /326
5. 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 /329
6. 致胜之本:解放了人的主体性 /332
7. 必须正视现实 /334
8. 勇敢地创造 /336
9. 两访欧洲思辨录 /338
10. 威尼斯印象 /363

八、新闻·特写 /367

1. 罗么爷 /368
2. 看你投降不投降 /374
3. 苏联人民敬爱毛主席 /377
4. 集体化必须遵守自愿原则 /380

第三篇 朋友心中的我

1. 我记忆中的范家永同志(郑士杰) /385
2. 为智而忙者寿(肖静彦) /387
3. 位卑未敢忘忧国,亦谏亦谏一书生(伍述辉) /389
4. 迟到的因缘(张德芳) /392
5. 一位永远年轻的强者(黄嘉陵) /394
6. 一个大写的人(周佐愚) /396
7. 他善于逆水行舟(姚 丹) /397
8. 我心目中的范老师(田忆芳) /399
9. 丰盛的晚年(陈建萍) /402
10. 喜迎丙戌向家永贺岁(胡道安) /405
11. 赠范公(李铁雁 周恬) /406

12. 范教授为国际中医学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SMS) /407
13. 二十年的良师益友(Hempen) /412
14. 一位开明的教授(Engelhardt) /417
15. 德国人心目中的中医大使(Friedl) /424
16. 一个具有无瑕品质的人(Greten) /427
17. 咫尺天涯的友人(Thompson) /431
18. 瑞士葛拓玛来信(Grauer) /433
19. 对一位绅士的记忆(Sonderegger) /435
20. 难忘范老师对我的帮助(仁池米敏) /438

题字、赠诗 /440

1. 谢克庆/440
2. 李宁汉/440
3. 张成治/441
4. 唐玉枢/442
5. 葛墨安/443
6. 家增/444

后记 /445

第一篇

人生之路

人生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我们得到什么，而在于我们奉献什么。

——爱迪生 (Edison)

人的一生如同大海：人来人去，潮涨潮落，这就是全部历史。

——米勒 (Joagnin Miller)

八十自述

一、历经坎坷的成长过程

世间没有笔直平坦的路，即使是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也难免有弯弯曲曲，上坡下坎；人的一生往往跌宕起伏，即使是平步青云的成功者，也难免不遇到挫折，经历生活中的坎坎坷坷。一代伟人邓小平尚三起三落，何况吾辈一介书生，凡夫俗子乎！

我出生在安徽合肥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父曾创下辉煌业绩，在合肥四牌楼修建一座号称“范大房”的豪宅大院。可惜祖父因病早逝，我来到人世时就未见到他老人家，只看到父辈兄弟6人分家后各自经营，家道已开始衰败，虽衣食无愁，却也谈不上富裕。以后又历经各种天灾人祸，几近破产边缘。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节节进逼，合肥危在旦夕，全家被迫仓皇逃难至三河古镇，却又连遭土匪抢劫，一贫如洗，全靠亲友接济度日，第一次跌落至生活最底层，饱尝度日如年的艰辛。

我本兄弟姐妹8人，逃难到三河后，两个姐姐和哥哥去了抗日大后方四川，一个姐姐随夫婿去了上海，尚未成年的我和弟弟及一姐一妹随父母颠沛流离，辗转在农村乡镇中避难，过着近乎



1940 年读初中



1943 年读高中



1947 年读大学

乞讨的贫困生活。以后在亲友的帮助下，回到三河镇，开始经营小商业，从摆地摊到开小百货店，惨淡经营，总算勉强维持到抗战胜利迁回了合肥。



1956 年于成都



1972 年于改造中



1979 年结束改造
回到成都

就在抗战逃难的岁月中，我开始读中学，从初中到高中，6 年学业先后读了 6 所中学，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并考入美国教会办的私立金陵大学。我读高中时，主要靠在上海经商的姐姐接济，进入被视为“贵族学校”的金陵大学后，再要全靠家中供给已不可能，我被迫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同时兼任三份工作：在金大外文系当“学生助教”(Student assistant)，名义上是“干助教一半的工作，领助教一半的薪酬”，而实际上每天上班 4 小时(自己可因课程需要灵活安排)，干的全是系内打杂工作，从刻蜡版、印油印、协助教授们打字、整理教案、按标准答案评改作业和试卷等无所不做，而领到的报酬却远未达到规定的标准。同时，我还在学校会计室做钟点工，每周两个晚上协助做账：将流水账过入分类账，整理票据、单据并装订成册等。另外，还在校外南京青年补助夜校教英语，每周两个晚上。这三份工作的收入可以勉强维持我在校的生活费用。与此同时，我还给南京的《中央日报》、《大刚报》、《大道报》和《中国学生报》等报刊作自由撰稿人和通讯员，不断写些通讯报道和小文章，挣点微薄的稿费添置学习用品，算得上贵族学校里的穷学生。可以自慰的是：尽管生活艰辛，睡眠不足，但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外文系的工作也得到了系主

任美国人 Dr. Teele 的赏识,周末经常被邀请去他家作客。

在南京学习期间,正是解放前夕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我从青年会中学时起,就开始参加一些游行示威活动;到金大后,结识几位地下党员,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了校内外多次“反饥饿、反内战”活动。当金大学生会被强行解散后,我们临时组成“学生联谊会”,我被推选为主席,开展了一系列爱国行动。因此,受到反动政府注意,上了“黑名单”。在1949年初一次大逮捕前夕,得到一位在“首都警察厅”工作的同乡好友的帮助,连夜逃出了南京,躲过一劫。我相信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去了江西庐山,在蒋介石公馆附近找了个住所,一直呆到南京解放。

南京刚一解放,我就回到学校,报名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投身革命队伍。以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跟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被编入中共中央西南局直属支队,到重庆后分配在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

在进军途中,我负责中队的宣传工作,经常编写一些快板和顺口溜之类来鼓舞斗志。在从万县乘国民党起义军舰赴重庆途中,接受一项重要任务,赶编一幕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内容的短剧,到达重庆驻进重庆大学后,给学生们以广场活报剧形式演出。没想到这种第一次试笔匆匆忙忙赶出来的不成熟之作,竟然在重庆大学的演出中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引来了一些学生主动找我们交流,起到超乎预期的效果。它的成功来源于完全取材于实际生活的自编自演,毋需过多的艺术加工与文学锤炼,朴实无华,自然而亲切。

到《新华日报》工作后,立即分发到各地区报道剿匪、征粮以及减租退押和土改工作。在南川县采访时,有一次随同县委书记下乡工作,遭遇到上千土匪包围,我们一行仅由地方武装改编的“县大队”一个排(实际不足30人)随行保护,力量悬殊,土匪(多数是



1989年出国讲学

被裹胁的农民)从三面包抄过来,情况异常危急。我们被迫退守到一个隘口上,由县委书记、他的通讯员(解放军老战士)和我分别率领一个班扼守正面和东西两侧,一面派人回城报信求援,一面顽强抵抗,打退土匪多次进攻。一直战斗到天黑,驻军 106 团派来一个连紧急驰援,才把我们从危险中解救出来。在这场战斗中,我这个从未拿过枪、更未打过仗、第一次上战场的文弱书生,竟也充当了临时指挥员,竟也打退了土匪从我扼守的一侧发起的两次进攻,事后想起来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真还有些后怕哩!



2005 年,吾老矣

又一次我去某剿匪部队采访,为了获得第一手实战体验,一直冲到枪战最激烈的前沿阵地。眼看几位从东北打到西南屡建战功的战士倒在土匪冷枪下,我丝毫没有畏惧,接过倒下战士的枪,热血沸腾地参加了战斗。后来团政委发现我在前线,派通讯员把我“押”下战场,送到后方去做土匪家属的瓦解工作。我说不清楚这是真正的勇敢还是仅仅出于一时的激情冲动,当政委批评我,说要对我的安全负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超越了作为地方报纸记者的职责。



父亲范章甫,1889 年生,
1956 年逝世,享年 68 岁



母亲蔡继延,1891 年生,
1981 年逝世,享年 90 岁

20 世纪 50 年代是思想改造和运动不断的年代,本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心接受改造的真诚愿望,在学习马列主义和参加各项活动中,曾有过一些类似“左倾幼稚病”的盲从与盲动。土改中,曾对父亲解放前在家乡农村拥有小片土地(实际上是护坟地)进行无情的批判;“三反”运动中,先是参加“增产节约办公室”宣传广播的编写工作,以后参加“打虎队”,对一些同志进行无情的批斗。事后证明:被审查的同志都不是真正的“三反分子”,而我们在“打虎”中却使用了不少过激言词与不当措施,成为错误政策的执行者。肃反运动中,也同样成为“受重用”的积极分子,大小会上发言批判,以偏概全,甚至无限上纲。更重要的是,批判的材料自己未经调查研究,仅凭领导提供,又一次在盲从中伤害了一些同志,至今深感愧疚。

1954 年 8 月西南大区撤销后,《新华日报》随之终刊,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在出版社工作中也曾取得一定的成就,受到好评。我在 1956 年曾写信给中宣部反映当时四川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改进的问题,中宣部批示后转到四川省委宣传部;1956 年我在上海参加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发言中,也提到类似的批评建议。想不到这些完全出于善意的诉求,竟被定性为“恶意攻击”,在反右斗争到来之前,即已被内定为“引蛇出洞”“诱而歼之”的对象。整风运动刚开始,由省委宣传部领导派车把我接到宣传部“听取意见”,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反反动员下,我又一次谈了些类似的意见,有批评,也有改进建议。想不到这一片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反右斗争一开始就被列为第一批被批判的“大右派”,成了新闻人物。本来当时我只是出版社一个普普通通的编辑,在新闻出版界并无什么影响,更谈不上什么“号召力”,但在反右大批判中,我竟被人为地抬高为新闻出版界,以后甚至更抬高到文化教育界能“呼风唤雨”的“大右派”和“领军人物”,其他部门受批判的右派,我根本不认识,也从无接触,但在一

些批判中硬要和我挂上钩。直到以后送劳动教养时,我才第一次遇到好几位这样的“部下”。现在想起来感到很可笑!在这种“无情批判”中,还出现这样一个笑话:有人根据领导提供的信息,知道我和香港的一位女同学有联系,便上纲上线地说我“未婚妻现在香港”,生拉活扯地牵连上“海外关系”来证明我的反动。后来平反时,竟然在档案中发现有类似的“揭发材料”。其实我于1954年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登记结婚,领了正式结婚证书,而当时结婚是要经组织批准的。怎么到了1957年我还有“未婚妻”呢?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1994年回家扫墓时,兄弟姐妹7人于父母墓前合影。随后不久,哥哥家喧于2000年病逝,2003年大姐家敏也撒手西去

三姐家贤工作于南京图书馆,1980年病逝,这是1974年留下的照片

1958年2月我被宣布送劳动教养。当时说的是“学习改造”